

语篇分析视域下的元话语研究: 问题与突破^{*}

冉志晗¹ 冉永平²

(1. 合肥学院外语系, 安徽合肥 230601;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 如何识别元话语以及如何对其分类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为此语篇分析中出现了狭义、广义、人际性和反身性四种研究模式。目前, 人际性模式最为广泛应用, 而反身性模式很少受到关注。本文首先分析狭义、广义和人际性模式在元话语识别与分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然后重点考查反身性模式的元话语识别四原则以及基于语篇功能和互动对象的分类方法, 并进一步探讨该模式对元话语研究的突破。

关键词: 语篇分析; 元话语; 反身性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5)02-0038-07

DOI:10.13458/j.cnki.flatt.004069

1. 引言

元话语是语篇中具有人际互动意义的反身性语言表达的总称, 该术语最早于 1959 年由 Harris 提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元话语作为反映语篇形成过程与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应用于语篇分析领域, 主要学者有 Ädel (2006, 2010)、Ädel 和 Mauranen (2010), Mauranen (1993a, 1993b, 2010)、Hyland (1998, 2004, 2005, 2010) 等。由于元话语特有的模糊性、开放性、语境依赖性和多功能性(Ädel 2006: 21-26) 过去三十多年里, 学界对什么是元话语一直没有统一认识, 进而影响到元话语的识别与分类。语篇分析实践中, 先后出现了狭义、广义、人际性和反身性等元话语研究的四种模式。由于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元话语识别与分类, 四种模式对同一语篇的元话语运用存在不同的认识, 对整个语篇的诠释也就有所不同。因此, 如何准确识别元话语以及如何对其分类才有利于诠释语篇的社会实践性, 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

目前, 国内外元话语应用研究以人际性模式为主, 新近出现的反身性模式还很少受到关注。本文探讨狭义、广义和人际性三种模式在元话语识别与分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介绍反身性模式的识别与分类方法, 并从语篇分析视角探讨该模式在元话语识别与分类方面的突破, 以期对元话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2. 以往元话语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同模式之间在元话语概念、识别与分类方面的差异源于对元话语功能的不同认识。总体上, 有关元话语研究的狭义和广义模式受到 Halliday (1994) 关于概念、语篇和人际三大语言元功能理论的影响, 认为元话语是相对基本话语而言的一种语言范畴; 基本话语实现语言的概念功能, 而元话语实现的是语篇或人际功能。其中, 狭义模式仅关注元话语的篇章组织功能, 而广义模式认为元话语具有篇章组织和人际互动两种功能。人际性模式反对基于语言元功能的研究方法, 坚持元话语本质的人际性这一语用观。目前, 三种模式都没能在元话语与非元话语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 同时元话语的分类框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如何识别元话语

由于对元话语功能的认识不同, 狭义、广义和人际性这三种模式在元话语定义和识别原则上也存在差异。目前, “虽然这一术语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以及学术英语研究中, 但并非总是用来指相同的语言现象”(Hyland 2010: 125)。按照三种模式出现的先后顺序, 学界对元话语概念内涵与识别原则的认识逐步趋于清晰, 但没能克服元话语固有的模糊性。因此, 如何识别元话语依然是语篇分析实践中的难题之一。

狭义元话语模式仅关注篇章结构, 排除表达人际意义的语言形式, 这是其典型特征。代表学者 Mauranen (1993a: 7) 把元话语定义为

^{*}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4 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中美政治语篇的人际性元话语研究”(项目编号: SK2014A36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冉志晗: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系统功能语言学, 语篇分析; 冉永平: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用学, 语篇分析

“关于文本的文本”，并把反身性指涉当前文本作为识别元话语的主要原则，比如“let us now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bove theorem”、“we shall divide such factors in three categories as follows”等。在语篇分析中，Mauranen(1993a, 1993b)、Bäcklund(1998)、Dahl(2004)、Schiffrin(1980)、Telenius(1994)以及Valero-Garcés(1996)等学者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应该说，狭义模式对元话语的语境限制是有道理的，但对元话语指涉对象的理解存在局限性。我们知道，语篇分析所面对的文本不是孤立静态的，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产物，是具有社会实践意义的语篇。文本、文本作者和文本读者之间不可剥离，共同构成语篇三要素。因此，对语篇的指涉实际上是对文本、文本作者以及文本读者的指涉，而狭义模式恰恰忽略了后两种要素。

与狭义模式不同，广义模式重视元话语的人际功能。该模式认为，元话语不增加语篇命题内容，但有助于读者组织、分类、解释、评介命题内容并对其做出反应，因此，元话语是“关于话语的话语”(Vande Kopple, 1985: 83)。与此相应，该模式把语篇中用来组织、分类、解释、评介和反映命题信息的语言形式界定为元话语。Vande Kopple(1985, 1988)、Crisomora等(1993)、Hyland(1998, 2004)、Abdi(2002)和Le(2004)等都采用这一模式进行语篇分析。然而，广义元话语的定义过于宽泛，把太多的语言现象混为一谈。“很多时候元话语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语用标志的大杂烩”(Hyland, 1998: 648)。另外，该模式有关元话语不增加命题内容的观点也遭到Mao(1993)等学者的反驳。Mao(1993: 266)以实例证明，元话语可能在某种境况下具有真假值，从而也是命题。总之，广义模式没有解决元话语概念的模糊性问题(Hyland, 2005: 18)。

Hyland(2005)继承广义模式有关元话语人际功能的思想，提出了人际性元话语研究模式。他认为，“元话语是语篇中用来协商互动意义的具有反身性的语言表达，帮助作者或发话人表达观点并且作为特定群体的一员与读者进行互动”(Hyland, 2005: 37)。基于此，Hyland(2005: 38-48)进一步论述了元话语的“非命题性(non-propositional)”、互动性以及指涉“语篇内部”的特性。可以看出，人际性元话语定义

较之以往模式清晰了很多，不仅强调元话语的人际性，而且明确其形式上的反身性。在把语言指涉对象分为“语篇内部”和“语篇外部”两种情况的基础上，Hyland(2005)以指涉“语篇内部”，也即语篇、语篇作者和语篇读者，作为识别元话语的重要依据。目前，有关元话语的语篇分析大多采用这一模式。除Hyland(2005, 2010)以外，Afros和Schryer(2009)、Dafouz-Milne(2008)、Del Saz Rubio(2011)、Gillaerts和Van de Velde(2010)、Kim和Lim(2013)、Li和Wharton(2012)以及Fu和Hyland(2014)等学者也采用了这个模式。

然而，除了元话语不是命题的观点已经遭到反驳，人际性模式的“语篇内部”原则也有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元话语的根本属性是反身性。“当审视单个词汇语法单位的特点以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特点时，‘反身性’是最合适不过的表达方式；当研究的是具有篇章结构的文本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语篇时，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元话语术语”(Bondi, 2010: 100)。Mao(1993: 270)也从修辞和语用的角度阐明，元话语研究必须与其修辞语境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一修辞语境其实就是处于分析中的语篇。也就是说，只有指涉处于分析中的当前语篇而不是其它语篇的语言形式才是元话语。但是，人际性模式的“语篇内部”原则不仅包括当前语篇，还包括其它语篇。比如，Hyland(2005)把指涉其它语篇信息的言据标记语(evidentials)界定为元话语，如“according to...”，“XX stated that...”。很明显，言据标记语是当前语篇中指涉其它语篇的语言形式，虽然具有元语言功能，但并非是元话语。还有，Hyland认为人称代词“I”、“we”等是自我指涉类元话语(self-mention)，而“you”是介入类元话语。但是，有些时候，语篇中的“I”、“we”并非指涉当前语篇的作者或参与者，而“you”也不一定指涉当前语篇的受众。因此，“语篇内部”原则依然较为笼统，难以克服元话语识别的困难。

2.2 元话语如何分类

除了识别原则的差异与不足，三种模式的分类框架也不同，这给元话语研究带来了更多困惑。

狭义模式通常以文本指涉的明晰度为基础，把元话语分为高度反身性元话语和低度反身性元话语两类(Bäcklund, 1998; Dahl, 2004;

Mauranen, 1993b; Telenius, 1994; Valero-Garcés, 1996)。前者明晰地指涉文本或文本写作过程; 而后的指涉对象较为模糊, 难以判定其指涉的是文本本身还是文本内容。然而, 反身性指涉的明晰度是一个从模糊到明晰的连续体, 而模糊与明晰的界限有时很难确定。因此, 采用这一标准不便于元话语分类的操作。另外, 虽然狭义模式宣称元话语是对“当前文本”的指涉, 但 Bäcklund (1998)、Mauranen (1993b) 和 Valero-Garcés (1996) 又都把“向读者发话”的语言形式界定为元话语。很明显, 这指涉的不是文本而是读者, 涉及的不是篇章结构而是作者向读者发起的言语互动, 体现的是人际关系。这一矛盾足以说明狭义模式对元话语是否具有人际性这一问题的徘徊不定。还有, 狭义模式一方面把“向读者发话”界定为元话语, 另一方面却排除自我指涉的语言形式, 这说明分类标准的不一致。

广义模式中, 元话语通常分为篇章组织和人际互动两类 (Cristmore et al., 1993; Hyland, 1998, 2004; Vande Kopple, 1985, 1988; 李秀明, 2011)。不过, 这种分类具有误导性 (Hyland & Tse, 2004; Hyland, 2005)。首先, Halliday 所言之语篇与人际元功能只能在小句层面上展开, 无法通过单个的词汇项来实现; 其次, 语篇与人际这两个功能是不能割裂的, 因为元话语的使用需要考虑读者的背景知识、语篇经验以及语篇处理的需要, 而具体的元话语运用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修辞手段 (Hyland, 2010; Hyland & Tse, 2004)。

人际性模式强调元话语本质上的人际性, 并以语篇组织和评介为基础把元话语分为信息交互和人际互动两类 (Del Saz Rubio, 2011; Hyland, 2005, 2010; Kim & Lim, 2013; Li & Wharton, 2012; 鲁英, 2012; 柳淑芬, 2013)。其中, 信息交互类元话语体现语篇作者如何基于对读者的了解组织命题信息, 以便读者感受语篇的连贯性以及说服力; 人际互动类元话语体现的是作者如何表达观点、如何引导具有特定社会地位的读者介入语篇等。毋庸置疑, 人际性模式从语用出发对元话语进行分类, 便于人们借助语篇中不同类型的元话语捕捉作者的受众意识以及互动方式。人际互动不仅涉及语篇作者如何互动, 还涉及与哪些人互动。遗憾的是, 人际性模式的分类框架很难解答是哪些人之间的互

动, 不利于从不同角度诠释元话语的人际功能, 进而影响对话篇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的认识。

3. 元话语研究的反身性模式

元话语的反身性模式 (reflexive model of metadiscourse) 是由瑞典学者 Ädel (2006, 2010) 提出的。该模式以 Jakobson (1980) 的语言功能理论为基础, 在元话语的概念、识别原则、分类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该模式中, 元话语被定义为“语篇中具有反身性的语言表达, 指涉当前语篇本身或语言形式、当前语篇作者以及当前语篇受众” (Ädel, 2010: 75)。反身性模式不再把“非命题性”作为识别元话语的依据, 但特别强调元话语的反身性。其中, 指涉“当前语篇”的规定体现了元话语的语境限制性; 而指涉“当前语篇作者”和“当前语篇受众”的规定则体现了元话语的人际性。以下介绍该模式对元话语识别与分类的具体做法。

3.1 反身性模式识别元话语的四原则

反身性模式以指涉当前语篇为基础, 提出了元话语识别的四个原则 (Ädel, 2006: 27-29; 2010: 75), 从而划清了元话语与非元话语之间的界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书面语篇, 也适用于口语语篇。

第一, 语篇世界原则。基于 Jakobson (1980) 对元语言与对象语言 (object language) 的划分, 反身性模式区分了指涉语篇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语言形式, 规定元话语指涉的是语篇世界, 而非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或行为。这一点与人际性模式的“语篇内部”原则相似。

第二, 当前语篇原则。该原则要求元话语指涉当前语篇, 而非其它语篇。有关口语语料中的“当前语篇”, Ädel (2010) 在口语学术英语的研究中做了说明。她把同一节课或一个系列的讲座视为同一个言语事件, 也就是说, 由同一个授课人针对同一个主题 (或同一个整体目标) 向同一群听众所做的演讲构成同一个语篇, 无所谓话语发出的时间是否连续。授课人可以指涉前面讲过的内容, 也可以指涉即将要讲授的内容, 与书面语篇作者指涉前面或后面的章节一样。比如, “this is where we started last time”, “you can think of it in terms of ...”。

第三, 明晰性或自我意识原则。该原则要求元话语是对当前语篇做出的一种明晰的、有意识的评介。也就是说, 元话语指涉作为语篇

的语篇(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一个研究或一个论据的语篇)表达作者的语篇意识以及读者意识。实际上,明晰性原则也受到狭义元话语模式的重视,“明晰性隐含语篇作者高度的自我意识,是元话语的核心特征”(Mauranen, 1993b: 172)。但是,反身性模式仅考虑明晰地指涉当前语篇的语言形式,比如“as for the conception I mentioned above...”而将指涉对象不明的语言形式排除在元话语范畴之外,这不同于狭义模式。

第四,作者作为当前语篇作者和读者作为当前语篇读者原则。该原则也与“当前语篇”有关,主要针对语篇中人称代词的界定。具体来说,元话语指涉“作者作为当前语篇的作者”或“读者作为当前语篇读者”,而不是真实世界中具体事件的体验者(experiencer)或其它语篇的作者或读者。另外,在识别口语语篇中的元话语时,反身性模式排除了由于语言表达不流利而造成的不完整的话语单位,如错误的开头、重复、自我打断等,以避免夸大语料中元话语标记语的数量。比如,下例中的划线部分就不属

于元话语(引自 Ädel 2010: 78):

(1) Good question I-I'll have to-I'll email one of the authors ...

(2) Okay I am gonna I'm gonna discuss the topic of ...

(3) Now I wanna just give you two differ-
net-I want to now contrast ...

3.2 反身性模式的元话语分类框架

反身性模式依据语篇功能和互动对象对元话语进行分类,如表1“元话语的分类”(参见 Ädel 2006: 38)。与人际性模式相似,反身性模式依据语篇功能把元话语分为两类:引导或元文本功能的元话语和互动功能的元话语。前者主要用于引导受众解读语篇并对语篇中的语言使用进行评介,涉及语篇结构、语篇行为和语篇措辞等;后者涉及当前语篇作者/发话人与真实或想象中的受众进行互动的语言表达,是作者/发话人建立并保持其与受众关系的语言手段。该模式还以指涉对象为基础,把互动功能的元话语分为“以参与者为中心的互动”和“以读者为中心的互动”两种。

表1 元话语的分类

	语篇功能	语言形式	指涉对象	例句
元 话 语	guidance/metatext (引导或元文本功能的 元话语)	impersonal (非人称代词)	text/code-oriented (以文本为中心)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the above mentioned list ... in other words, ... the question is ... a definition of ... involves ... this essay will primarily deal with ...
			writer-oriented (以作者为中心)	as I have shown ... my conclusion is that ... by ... I mean ... as a writer,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
		personal (人称代词)	reader-oriented (以读者为中心)	as you have seen ... you might want to read the last section first ...
			participant-oriented (以参与者为中心)	as we have seen ... in our discussion above if we take ... as example ...
	writer-reader interaction (互动功能的元话语)	personal (人称代词)	participant-oriented (以参与者为中心)	I know you think that ... 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but ...
			reader-oriented (以读者为中心)	now, dear reader, you proba- bly ... does this sound ... to you?

4. 反身性模式对元话语研究的突破

虽然元话语应用研究主要采用 Hyland (2005) 的人际性模式,但反身性模式已开始运用到(口语及书面语等)不同语体、(学术、新闻

等)不同文体、(英语作为母语、外语以及通用语言等)不同语料类型的语篇分析之中,其中不乏跨语言跨文化的元话语应用研究。除了 Ädel,采用这一模式的还有 Makkonen-Craig

(2011)、Toumi (2009)、Pérez-Llantada (2010) 以及 Salas (2015) 等学者。

实践表明,反身性模式对元话语研究的贡献或突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反身性元话语四原则有助于克服元话语概念的模糊性,降低元话语识别的主观性。以该模式为指导,Ädel (2006, 2010) 和 Toumi (2009) 等采用计算机辅助方法,识别大型语料库中的元话语,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人工识别元话语的局面。另一方面,该模式的分类框架有助于从互动方式和互动对象两个角度诠释元话语的人际功能。

4.1 区分元话语与相邻语言范畴的主要差异

反身性模式把语言指涉对象分为“语篇世界”和“真实世界”、“当前语篇”和“其它语篇”,认为元话语明晰地指涉当前语篇,而非其它语篇和真实世界。基于这一认识的反身性元话语识别四原则克服了元话语概念的模糊性,区分了元话语与相邻语言范畴之间的主要差异。

首先,反身性模式划清了元话语与互文(intertextuality)之间的界线。简单地说,互文是当前语篇中转述或引用其它语篇内容的语言形式。前文提到,人际性模式把言据标记语列入元话语范畴。但是,语篇分析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前语篇”中元话语的运用情况,理应关注指涉当前语篇,而不是指涉其它语篇的语言形式。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英文表达分别是“metatext”和“intertext”。下例中,“in this book”指涉的不是当前文本,因此不是元话语。

(4) I read with interest Austin's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this book, Austin portrays the life and loves of the Dashwood sisters, Elinor and Marianne.

其次,反身性模式理顺了元话语与立场标记语(stance markers)之间的关系。元话语与立场标记语都是具有人际特征的语言现象。术语“立场”与“情态”、“评价”以及“评估”等概念有相似之处。元话语的广义和人际性两种模式都把表达作者或发话人对命题的评价与态度的语言视为一种元话语,如“hopefully”、“perhaps”等,而狭义模式则将此类语言形式排除在元话语之外。

根据反身性元话语的四原则,元话语和立场标记语之间存在某些重叠,多数情况下当一种语言形式是元话语时,就不会是立场标记语;

反之,如果是立场标记语,就不是元话语。比如,当作者表达对语篇外部真实世界而不是对语篇自身的态度、立场或评价时,就不是对当前语篇的反身性指涉,不具备元语言功能,也就不是元话语。所谓态度,其实是作者针对语篇主题或命题内容所表达的立场,反映作者对语篇外部世界的态度;这时,作为态度标记语的人称代词是真实世界中具有某种情感和态度的体验者,而不是当前语篇的作者。然而,当作者作为当前语篇的作者在语篇世界内表达观点时,就属于元话语。最典型的的就是具有辩论引导功能的元话语标记语,如“argue for”、“claim”、“support”等。例(5)既表示发话人的态度,也是对已提到的全部或部分话语所做的明晰指涉,因此这里的“argue for”是元话语标记语。

(5) Obviously,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 which I argue for is a strictly traditional one, with great grandmother's decorations and recipes, where the kitchen smells of ginger cookies and herring ... (引自 Ädel 2006: 42)

4.2 降低元话语识别的主观性

元话语识别需要借助语境。反身性模式继承狭义模式对元话语“当前语篇”的语境限制,同时也认识到元话语的人际功能,把指涉“作者作为当前语篇的作者”以及“读者作为当前语篇的读者”的语言形式也看成元话语。另外,反身性模式还在“作者作为当前语篇的作者”与“作者作为其它语篇的作者”,以及“读者作为当前语篇的读者”与“读者作为其它语篇的读者”之间进行了区分,排除指涉“作者作为其它语篇的作者”和“读者作为其它语篇的读者”的语言形式。这些规定都大大降低了元话语识别的主观性。下面以人称代词为例,说明该模式对元话语的界定。

(6) Now, please think about w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earlier this morning.

(7) Next we're going to discuss the common features they have.

(8) We're going to put three spoons of sugar into that water source.

原则上,第一及第二人称代词是否为元话语标记语,取决于它在具体语境中是否具有反身性。我们可以借助语篇语境找到人称代词“we”的指涉对象,并依据四原则进行判断分析。根据“当前语篇”的原则,例(6)、(7)中的

“we”指涉“当前语篇的发言人”或“当前语篇的参与者”,因而是元话语。但是,例(8)中的“we”指涉“真实世界”中即将发出某种行为的体验者,因而不是元话语。另外,我们还可以运用“语篇世界”的原则判断例(7)和(8)中的代词是否为元话语。例(7)和(8)中,发言人在说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例(7)涉及“讨论”,是交际事件本身,但例(8)指涉的是“真实世界”中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水里放三勺糖),而与交际事件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例(8)中的“we”不是元话语。

4.3 提高元话语分类的语篇分析适用性

反身性模式基于互动方式和互动对象的分类框架与交际的运作过程以及语篇的社会实践性相一致,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考察元话语的人际功能。该模式的分类方法克服了狭义模式仅关注篇章组织或结构的片面性,能够凸显元话语的人际性。具体来说,具有引导功能的元话语有助于感知语篇作者的当前语篇意识,分析语篇作者如何组织语篇、如何引导受众理解语篇意图;互动功能元话语则有助于获知语篇作者是如何与实际或想象中的受众进行互动的。此外,“以读者为中心的互动”和“以参与人为中心的互动”的划分还有助于获知语篇作者与哪些人进行了互动,从另一个角度反映语篇作者的受众意识。

从表面看,反身性模式与人际性模式的分类框架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都关注语篇作者的受众意识,强调元话语的引导功能与互动功能。但不同之处在于,根据反身性模式,并非所有表达互动的语言形式都是元话语,只有作者或发言人和实际或想象中的受众在“语篇世界”内的语言交流才是借助元话语的人际互动。

5. 结语

狭义、广义、人际性以及反身性四种模式之间的区别,源于人们对元话语功能的不同认识;进一步说,源于对什么是语篇以及什么是反身性的不同认识。Hyland与Ädel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提出人际性模式和反身性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基于狭义和广义模式发展而来,但是,反身性模式的“当前语篇”原则对元话语修辞语境的限定比人际性模式的“语篇内部”原则更加精确。以当前语篇为基础,反身性模式明确了元话语是指涉“当前语篇”、“作者作为

当前语篇的作者”以及“读者作为当前语篇的读者”的语言形式。这既避免了狭义研究模式的片面性,也弥补了广义模式与人际性模式的宽泛性,从而克服了模糊性给元话语识别带来的困难。在分类方面,反身性模式按照语篇功能和互动对象进行分类,比其它研究模式更便于解读元话语的人际功能,也更能体现语篇的社会实践性。

当然,作为元话语研究的一种模式,反身性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第一,元话语反身性指涉的明晰程度是一个从模糊到明晰的连续体,模糊与明晰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指涉对象难以辨别的语言形式?现有研究还未形成统一认识。比如,Toumi(2009)参考Mauranen(1993b)的做法,按照语篇指涉的明晰程度进行分类,并把指涉对象不明的反身性语言也界定为元话语,这一点与Ädel(2006,2010)截然不同。第二,反身性模式对元话语功能与分类的认识主要基于学术语篇分析,难免具有特定性,因此有必要验证现有分类框架是否适用于其它文体中的元话语。第三,以往元话语研究主要针对书面语篇,有必要把反身性模式运用到口语语料的研究中,对比分析口语与书面语篇中元话语形式与功能所呈现的特点。第四,既然元话语是自然语言不可或缺的现象(Mauranen 2010),反身性模式有必要应用到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元话语研究之中,总结元话语作为语篇普遍性(discourse universal)的一般性特征,比如借鉴反身性模式,深入探究汉语中的元话语现象等。

参考文献:

- [1] Abdi, R. 2002.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An indication of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J]. *Discourse Studies*, (2): 139 - 145.
- [2] Ädel, A. 2006. *Metadiscourse in L1 and L2 English*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3] Ädel, A. 2010. Just to give you a map of where we are going: A taxonomy of metadiscourse in spoken and written academic English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 69 - 97.
- [4] Ädel, A. & A. Mauranen. 2010. Metadiscourse: Diverse and divided perspectives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 1 - 11.
- [5] Afros, E. & C. Schryer. 2009. Promotional (meta) discourse in research articl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 58 - 68.
- [6] Bäcklund, J. 1998. *Metatext in Professional Writing: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German and Swedish* [M]. Uppsala:

- Uppsala Universitet.
- [7] Bondi ,M. 2010. Metadiscursive practices in introductions: Phraseology and semantic sequences across genres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 : 69 – 97.
- [8] Cristmore ,A. R. Markkanen & M. Steffensen. 1993. Metadiscourse in persuasive writing: A study of texts written by American and Finnish university students [J]. *Written Communication* (1) : 39 – 71.
- [9] Dafouz-Milne ,E. 2008. The pragmatic role of textual and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ma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ttainment of persuasion: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newspaper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 : 95 – 113.
- [10] Dahl ,T. 2004. Textual metadiscourse in research articles: A marker of national culture or of academic disciplin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0) : 1807 – 1825.
- [11] Del Saz Rubio ,M. 2011.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macro-structure and metadiscoursal features of research article introduction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4) : 258 – 271.
- [12] Fu ,X. & K. Hyland. 2014. Interactions in two journalistic genres :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J].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1) : 122 – 144.
- [13] Gillaerts ,P. & F. van de Velde. 2010.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 : 128 – 139.
- [14]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15] Hyland ,K. 1998. Disciplinary identity in research writing: Metadiscourse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A]. In L. Lundquist ,H. Picht & J. Qvistgaard (eds.) . *LSP Identity and Interface Research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 II) [C]. Copenhagen: CBS.
- [16] Hyland ,K. 2004. *Disciplinary Discourses: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7] Hyland ,K. 2005. *Metadiscourse* [M]. London: Continuum.
- [18] Hyland ,K. 2010. Metadiscourse: Mapping interaction in Academic writing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 : 125 – 143.
- [19] Hyland ,K. & P. Tse. 2004. 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 A reappraisal [J]. *Applied Linguistics* (2) : 156 – 177.
- [20] Jakobson ,R. 1980. *The Framework of Language* [M]. Michigan: Michigan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 [21] Kim ,L. & J. Lim. 2013. Metadiscours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 introductions [J]. *Discourse Studies* , (2) : 129 – 146.
- [22] Le ,E. 2004. Active participation within written argumentation: Metadiscourse and editorialist' s author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 : 687 – 714.
- [23] Li ,T. & S. Wharton. 2012. Metadiscourse repertoire of L1 Mandarin undergraduates writing in English: A cross-contextual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4) : 345 – 356.
- [24] Makkonen-Craig ,H. 2011. Connecting with the reader: Participant-oriented metadiscourse in newspaper texts [J]. *Text and Talk* (6) : 683 – 704.
- [25] Mao. L. 1993. I conclude not: Toward a pragmatic account of metadiscourse [J]. *Rhetoric Review* (2) : 265 – 289.
- [26] Mauranen ,A. 1993a. Contrastive ESP rhetoric: Metatext in Finnish-English economics text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 : 3 – 22.
- [27] Mauranen ,A. 1993b.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Rhetoric: A Textlinguistic Study*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28] Mauranen ,A. 2010. Discourse reflexivity: A discourse universal? An EFL case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 (2) : 13 – 40.
- [29] Pérez -Llantada ,C. 2010.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metadiscourse in published academic writing: Issue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 : 69 – 97.
- [30] Sala ,M. 2015. Reflexive metadiscourse in research articles in Spanish: Variation across three disciplines (linguistics , economics and medicin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77) : 20 – 40.
- [31] Schiffrin ,D. 1980. Metatalk: Organizational and evaluative brackets in discourse [J]. *Sociological Inquiry* (3 – 4) : 199 – 236.
- [32] Telenius ,J. 1994. *Guiding the Reader: The Use of Metatext in Master' s Theses Written in English* [M]. Helsinki: Helsink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33] Toumi ,N. 2009. A model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reflexive metadiscourse in research articles [J]. *Language Studies Working Papers* (1) : 64 – 73.
- [34] Valero-Garcés ,C. 1996. Contrastive ESP rhetoric: Metatext in Spanish-English economics text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4) : 279 – 294.
- [35] Vande Kopple ,W. 1985. Some exploratory discourse on metadiscourse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 (1) : 82 – 93.
- [36] Vande Kopple ,W. 1988. Metadiscourse and the recall of modality markers [J]. *Visible Language* (2) : 233 – 271.
- [37] 李秀明. 2011. 汉语元话语标记语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8] 柳淑芬. 2013. 中美新闻评论语篇中的元话语比较研究 [J]. *当代修辞学* (2) : 83 – 89.
- [39] 鲁英. 2012. 政治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研究——以 2012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 [J]. *外语学刊* (5) : 52 – 55.

Abstract: There remain some controversial approaches as to how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metadiscursive expressions. The narrow approach ,the broad approach ,the interpersonal model and the reflexive model have thus been proposed ,among which the interpersonal model has been most widely used ,while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flexive one. After a discussion of the remaining problems of the first three models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reflexive model with a focus on its four criteria of metadiscourse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its cl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participants in interactions. It finally explores the breakthroughs of the reflexive model in metadiscourse studies.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metadiscourse; reflexive model